

英格兰景观中的历史

■梅雪芹

终于，跟随霍斯金斯先生的步伐，在纸面上和想象中到英伦大地游历了一番。这一番游历，也即是一次古今穿越，上迄公元5世纪中叶英格兰先民到这里定居之前的“远古时期”，下至20世纪50年代英国人在现代城市中生活的“今日时刻”。在此期间，我们越过高地低丘，蹚过河湖海面，走过大街小巷，进过乡村客栈，听过野兽嚎叫，赏过鸟语花香，因而收获了异常丰富的知识，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那引人入胜的，那启发思考的，那感时伤怀的，点点滴滴，莫不让人欣喜。

在这部《英格兰景观的形成》中，霍斯金斯不仅用细腻的文字刻画了多姿多彩的景观，而且用大量的图像展示了不同类型的景观，图文并茂，引人入胜。这可能是景观史著作的一大特色吧，而霍斯金斯对这一特色的把握可谓得心应手。

从文字来看，书中的景观描述可说是细致入微，让我们引述一段略加品味。譬如，关于诺曼征服时期英格兰的景观，书中是这样描述的：

尽管到诺曼征服时大多数英格兰村落已经有模有样，当然其他许多村落业已消失，但是广大的地区仍保持自然状态，期待着人声唱响。许多地区的原始森林，像肯特郡和萨塞克斯郡的安德里德的大片森林，或米德兰的大森林，仍然“在悄悄地抖掉落叶，萌发新芽，可是却无人驻足观赏，也无人为此感时伤怀”。其他地方，譬如在萨塞克斯郡和肯特郡海岸边，在英格兰东部神秘的沼泽地带，在萨默塞特平原，在低地各处的小块田地，许多这样的景观中只见大群水鸟栖息。内陆地区，特

别是遥远的西部和北部，还保留了上百万英亩的石漠荒原，唯有野兽的嚎叫声经常回荡，老鹰和渡鸦自由自在地盘旋。什罗普郡的厄恩伍德村和德文郡的雅恩斯康比村就是对从前某座“老鹰森林”和“老鹰河谷”的纪念。与此同时，位于约克郡西区远方高处利顿谷地上方的石灰岩悬崖，为这些高贵的鸟儿提供了筑巢之处，没过多久，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安克利夫村就得名于这座“老鹰悬崖”。在那里一些遥远而僻静的处所，除了风声雨声，只有绝对的寂静笼罩上空。

这一段文字，几乎涉及11世纪初诺曼征服时英格兰各地的景观风貌，其类别包括人类社会的村落、田地，自然世界的森林、海岸、沼泽、平原、荒原、河谷、悬崖，还有经常嚎叫的野兽，自由盘旋的鸟儿。这些丰富的文化与自然元素，一同绘出了特定历史时期英格兰景观的细密画像，后世之人可以透过它们而感知彼时彼地景观之外貌和内涵，尤其是那自然的辽阔与寂静，和着风声雨声野兽声，力透纸背，令人难以忘怀。而这样的文字刻画所体现的不同时期英格兰景观的特色和细节，在书中处处可见。

与文字相辉映的是从达特莫尔的中央荒原、罗马大道、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农庄、中世纪的渔村和桥梁、伊丽莎白时代的庄园大宅，到议会圈地产生的田地模式、特尔福德所建的运河桥梁、1848年柴郡的克鲁火车站、林肯郡的波士顿教堂与集市、经过规划的城镇等英格兰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类景观画面。作者甚至还用了一幅图来告诉人们，他心



《英格兰景观的形成》 [英]W·G·霍斯金斯著 梅雪芹 刘梦霏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目中“地道的英格兰景观”是什么样。如果说，图像是人类社会活动中最常用的信息载体，是对客观对象的一种相似性的、生动性的描述或写真，那么，霍斯金斯在运用这一载体来承载极其丰富的历史信息时，也力求它们对英格兰景观的描述达到生动、逼真的效果，这是令人钦佩的。

作为一部致力于探讨英格兰景观形成、发展的历史著作，与一般的关于英格兰景观风貌以及整体上研究英格兰地形地貌的作品不同，作者自己对它的定位是：如实地“呈现英格兰景观，竭尽所能解释它到底是如何呈现出当前的模样，那些细节到底是如何添加的，是什么时候添加的”，因此，它关注一切改变自然景观的东西，并积极回溯其背后的历史，力求为英格兰景观框架增添鲜活的内容和细节。这样一来，该书在引人入胜的同时，也启发我们如何更全面、更深入地思考和探讨与英格兰景观形成相关的诸多历史问

题。其中对一些问题的探讨、分析，令人印象深刻。这里仅举一例，即霍斯金斯有关敞田制及其塑造的乡野景观随议会圈地运动开展而消失的论述。对此，他特别以北安普顿郡北部的海帕斯顿荒野为例作了具体剖析。他引述了两位基本上属于同一时代的英格兰诗人的相关描述，谈及局外人和局内人的不同认识和表现：

克雷布在《村庄》一诗中也描述了那片荒地，用语有些粗野。毫无疑问，他们都描绘了那里的村民们的艰苦生活，以及一如克雷布所见的其周遭环境的贫穷；但克雷布不像克莱尔，他不是农民，他以局外人的身份理解这里的景象，因而将它描绘得丑陋不堪且令人不适。克莱尔对于那片荒地的看法更真实一些，因为那是作为局内人的农民的见解。他在这里土生土长，是它的一部分。尽管他从没有故意去美化它，或假装它不过是“大自然的荒野”，但克莱尔在其中还是看到了克雷布全然忽视或敌视的东西，并感受到了它们在变化和“改良”到来时出现的损失。

这两位诗人，一位是乔治·克雷布（George Crabbe, 1754 - 1832），一位是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 1793 - 1864）。前者出生于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海滨城镇奥尔德堡，是外科医生、牧师兼诗人，对于北安普顿郡的乡村海珀斯顿来说，他显然是外乡人或霍斯金斯所说的“局外人”。后者在海珀斯顿出生、成长，与那片由荒野和树林构成的小世界融为一体，“是它的一部分”，并成为了“英格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劳工诗人”。因为与那个地方的关系和身

份的不同，所以他们对同一片乡野及其命运转变的态度和感受就判然有别。

霍斯金斯的这种分析和评述启发我们，在研究和讨论某地某地的历史变化、分析变化的影响和得失时，除了需要了解它的外表如何、它的经济系统如何运作、外在的观察者如何描述它之外，更需要倾听身处变化之中的人们的心声，深入了解他们真切的得与失以及面对变化时茫然无措的感受。这种内外兼顾的方式方法，在历史研究中显然是需要倍加重视和普遍运用的。

更需要提及的是，在上述内外兼顾的分析和评述中，自然渗透着作为历史学家的霍斯金斯的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这一点，在对近现代时期英格兰景观变化的历史叙述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也是作者本人确定的历史学家在地质学家构建的景观框架基础上所应添加的鲜活内容之一。对此，作者在最后一章“现代英格兰的景观”的叙述中多有体现。其中他说到，自19世纪末年，“尤其是1914年以来，英格兰景观上的每一点变化要么使它变丑了，要么破坏了它的意义，要么两者兼具。”这样的说法，不免让人觉得有几分感时伤怀，甚至有些匪夷所思。然而，它毕竟是作为生于英格兰、长于英格兰的英国史家，一位像19世纪的克莱尔那样的“局内人”，在见证自己所生活的20世纪英格兰的诸多变化时产生的真切感受。因此，作为局外人的我们，在谈论这个世纪英国取得的经济、社会建设的巨大成就时，一定不要忘了听一听作为局内人的这位英国同行的凄美心声。

又到岁末年初，想起秋收冬藏时节，农民种地一定会把地里所有的庄稼收回来，然后才可能谈论今年的产量和收成，总结出经验或教训。我们做延安文学艺术断代史研究，对于抗日战争前后延安文艺园地里到底生长了哪些庄稼，开过哪些花，结过哪些果，有过哪些收成，其实是不太清楚的，很多情况是不甚了了。因缘际会，我应邀参与延安文艺纪念馆内容筹划工作，在近20年学术积累基础上，集中数年时间，干了一份农民种地的活，把延安文艺这块黄土地里所有的庄稼都盘整起来，譬如哪些青菜、土豆、冬瓜、南瓜，等等，堪称是全面查，兜底翻，终于弄清了延安文艺的家底子，得到一份绝对不俗，甚至可以说是骄人的文艺清单。

我采用广义的文艺概念，内容包括延安文学艺术和文化精神产品创作、出版、传播，以及文艺团体、组织、活动等。时间为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至1948年3月党中央转战撤离陕北，共计13年时间，以抗日战争时期为核心，延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末，延展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之初。地域范围以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为中心，跟随延安文艺家足迹，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文艺。

抗日战争促使中华民族进一步觉醒，

盘清延安文艺的家底子

■朱鸿召

改写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进程，吹响了革命文艺的集结号。共产党人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及时回应时代社会关切，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带着理想，怀着梦想，千百万文艺家、文艺爱好者和爱国志士们，从中央苏区，从亭子间里，从五湖四海奔赴延安，活跃在陕甘宁边区，穿越在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前线。各路革命文艺队伍汇集交流，催生出各式各样的像雨后春笋一般的文艺社团组织，延安成了歌的海洋、诗的城堡、抗战革命文艺的高原胜地。如果说这是一种定性分析，那么还需要定量统计，延安文艺队伍的体量到底有多大？

据我目前不完全统计，自1936年11月至1942年5月，比较集中地出现在1937年至1941年的数年时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相继成立各种文艺社团组织100多个。

处在战争环境和广大农村地区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下的情况下，戏剧是最具有群众性的文艺宣传形式。抗战爆发后，大批爱国戏剧工作者奔赴延安，组成各类戏剧抗战社团组织有：西北工农剧社、人

民抗日剧社、人民抗日剧社总社、清涧剧团、列宁剧团、锄头剧社、锄头剧团、陕甘剧团、陕甘宁边区抗战剧团、上海抗日救亡演剧一队、上海抗日救亡演剧五队、上海蚁社救亡流动宣传队一分队、北平学生流动宣传队、火星剧社、战士剧社、先锋剧团、烽火剧团、延安儿童艺术学园、陕北公学流动剧团、鲁艺实验剧团等等。这些戏剧文艺团体，都不是空壳子，而是有创作，有排练，有演出，有研讨，积极主动，实实在在地开展文艺活动的。1940年元旦，延安工余剧人协会演出曹禺话剧《日出》，连续公演8天，观众近万人，获得普遍好评。

此外，诗歌文艺团体近20个、音乐艺术团体10余个、美术艺术团体7个、摄影艺术团体4个、艺术教育机构6个、学术理论研究团体14个、文化普及机构4个、文化娱乐机构3个。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创建全国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日民主模范区，抗战文艺空前发展。

自1935年10月至1947年3月，中



《延安文艺繁华录》 朱鸿召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共中央在陕北延安期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出版报纸刊物共计251种，其中报纸62种、刊物189种，包括政治、军事、科技、卫生、经济、社会、生活、文学、艺术，等等，主要是文学艺术类刊物。延安成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翻译出版发行中心，成为传播先进文化和科学知识的精神高地。延安文学艺术的天空，曾经星光璀璨。延安文学艺术的黄土地，曾经硕果累累。

延安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最需要的是挖掘盘整第一手资料。《延安文艺繁华录》以第一手历史资料为依据，以革命文艺发展脉络为线索，大量采集延安革命文艺发展繁荣的丰富细节内容，是中国现代文学断代史的补缺之作。